



电影文学剧本



“独立”大队

陆柱国 王炎

中国电影出版社



“独立”大队

陆柱国 王 炎

中国电影出版社

“独立”大队

陆柱国 王 炎著

中国 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毫米1/32 印张23/4 插页2 字数:47,000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2,000册

统一书号:10061·278 定价:0.33 元



內 容 提 要

1946年粵北某游击区出現了一支自称“共产党别动队”的队伍。这是一支由国民党军队叛变出来的下級軍官和士兵所組成的小股武装，他們为了在群众中可以立足，冒充是共产党的队伍。我粵北支队经过考查后，决定派共产党员叶永茂去爭取改造这支小股武装。最后，終于提高了领导人馬龙的階級觉悟，这支小股武装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队伍，高举起“粵北支队第四大队”的紅旗。

一望无际的群山，重重叠叠屹立在薄薄的暮霭中，显得特别雄伟壮观。

从深山远岭，透散出豪放而又抒情的歌声——《帽子峰颂》。

职演员字幕徐徐化出。另一处陡峭险峻、古松挺立的山梁上，逐渐显现出几个小而可见的人影来。

这几个人影走下了山梁，正沿着深邃的河谷向远处移动。

歌声也随之渐渐消失。

这几个人影已经下到平原，他们借着苍茫的暮色，隐入了一个炮楼高耸的村落。

狗吠声四起，阴森、高大的炮楼砖墙上，张贴着国民党关于内战“三征”的布告。

几个人影在布告上闪动了一下，布告顿时推到我们的面前。布告下署：中华民国卅五年八月×日。

一只有力的大手把布告揭下，随着布告的翻轉，新的画面迅速跳出。

—

拂晓。在平原与山林相接的丘陵上。枪声大作，远处村落的狗吠声和近处的呐喊声混成一团。朦朧的晨雾中，一串串被連接在一起的黑影，踉蹌地向远处山林飞奔。

丘陵半腰，十多名国民党士兵，一面呼喊一面射击着涌到丘陵頂端。

飞跑着的一串串黑影已逃进山林。

林边，两支烏枪的枪口正对着林外，粗壮的树干后面臥伏着三个农民打扮的人。他們有的注視林外，有的急跑过来搀扶起那些刚跑到林边就跌倒了的一串壮丁。

树林深处，在一棵高大的杉树下边，另一个农民打扮的粗壮汉子——叶永茂，正用一把柴刀給那些串縛在一起的壮丁們挑割绳索。被解脫了的壮丁們迅速散去。

枪声更加激烈。林外，戴着船形帽的国民党士兵們相继臥伏在地，架起机枪向林中猛射。

林中，已经空无一人，那些被枪弹击落的树枝，紛紛落到一段段被割弃在地的绳头上，慢慢地遮住了地面。

枪声停息。薄雾消散，天已大亮了。林外，那十几个国民党士兵，现在只剩下七、八个人了。他们持枪排成一列，垂头丧气地在听对面连长训话。排尾，五花大绑地绑着一个帽子已被摘掉、年近四十的上士班长——马龙。他挺胸并足，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

连长气得鼻子眼睛几乎挤在一起，他杀气腾腾地质问士兵们：“……在戡乱期间，壮丁被人放跑了，士兵开了小差，你们说，按连坐法应该怎么办？”连长甩开身上的美式夹克，抖抖索索摸出腰间的手枪，眼睛凶猛地扫视着对面的士兵。

士兵们一个个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只有队尾捆着的马龙还有胆量瞧瞧他那些被吓呆了的弟兄们。忽然，他把胸脯挺得更高地向连长报告：

“报告连长，这，这都不干弟兄们……”

“啊？你有种！”连长用几乎听不见的低声颤抖着说。双眼两道凶光直对马龙。

“唉！”马龙长叹一声，低下头去不再说话了。

“你还有理了！”连长暴怒地冲向马龙，“嚓嚓”两把，扯下马龙的上士领章，紧接着声嘶力竭地喊着口令：“出列！”

马龙再次看看那些不知所措的弟兄，然后镇定地走出行列，淡漠地对连长说：“连长，我家可有七十岁的老母，这上有天，下有地……”

“住口！”連长更是火上加火。他一下頂上了手枪子弹，厉声命令：“齐步走！”

队列里，一个年約三十岁的上等兵——刁飞虎，吃惊地看着連长，又轉視排头的下士副班长李登高。

李登高更是手足无措地瞧着連长。

連长側轉身去，以枪威逼着向前慢慢移动的馬龙，突然，在連长身后有人喊出了“立正”的口令，連长轉过身来。

李登高一声口令，士兵們全都双脚靠攏，乞求地看着連长。刁飞虎正步向前两步，对連长呜咽着說：“連长，弟兄們都……”他低下头去。

連长沒有理会后边的士兵們，直对刁飞虎說：“刁飞虎，我知道你和李登高、馬龙是連营結党的把兄弟，好吧，”連长返身看看背身立在那儿的馬龙，又轉过身来严厉地对刁飞虎：“我成全你，你去执行！”

“我？……連长！”刁飞虎哭叫一声就跪在連长跟前。李登高和列队的士兵們也都跟着跪下去。

“执行！”連长大声咆哮。

刁飞虎痛苦地站起来。

馬龙轉过身来，对刁飞虎晃晃脑袋，干脆地說：“兄弟，用不着給他們矮半截，来，痛快点。”

刁飞虎推上了子弹，抽抽嗒嗒地走向馬龙。

連长掂着手枪胁迫地对着刁飞虎和馬龙。

刁飞虎无可奈何地举起了步枪。

跪着的李登高，把头勾得更低。士兵当中有人闭上了眼睛。突然一声枪响。

連长应声倒地。

刁飞虎接着又开了一枪。

跪着的士兵們顿时嘩然，有的跳起来不知所措地看着刁飞虎。

刁飞虎和李登高均調轉枪口对着士兵們大声喊道：

“誰敢动就枪毙誰！”

馬龙反捆着双手，急跑过来，用肩头撞开刁飞虎和李登高举着的枪口，然后跪到地上，激动地向士兵們表白說：“弟兄們，我馬龙从西北軍混到中央軍，上当过連副，下当过二等兵，我从沒有亏待过自己的弟兄，今天我我不連累你們，看大家把我怎样处理吧！”他真誠地流下眼泪。

士兵們都默然无声。半晌，一个年約三旬的老兵，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取下枪尖上的刺刀走到馬龙身后，一边挑着馬龙的捆绳，一边說：

“班长，我們都回不去了，你給弟兄們拿主意吧！”

馬龙揩揩眼泪，仰起头来对大家說：“回去可都得死啊！”

士兵群中又是一陣沉默。忽然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兵站出来說：

“投共产党去!”

“早开走了，哪儿找去?”另一个士兵泄气地说。

“那投誰去?”

士兵們无主意地吵吵开了。

“誰也不投!”馬龙一下跳起来，他忿忿地嚷着：“弟兄們，可不能刚砸开了脚镣就又套上手铐啊……”

众士兵更无主意地瞧着馬龙。

馬龙揮着手，激昂地说：“咱这是逼上梁山，愿意回家的把枪留下，有种的跟我上山，我們让天、地、人誰都管不着。”

“太好了!”刁飞虎兴奋地应了一句，然后又把枪口向众士兵一指，問道：

“都听見了沒有?”

“愿意服从班长命令!”

众士兵参差不齐勉强地回答。

二

翠綠的群峰，鑲嵌着一條曲折蜿蜒、時隱時現的金黃色公路。

公路的尽头出現了一個黑色的斑點。

緊傍公路的山頭上，灌木叢忽然動了一下，緊接着露出了叶永茂向公路窺視的眼睛。

公路上的黑斑急剧扩大。渐近的汽車喇叭声，震得山鳴谷应。

叶永茂松开了紧咬着的厚嘴唇，噙声噙气地向身后低声說：“注意了！”

灌木丛里，草动人立，并响起了刀枪撞击的声音。

“嗡嗡”悶响着的汽車，刚从山間隘路拐出。

“出击！”叶永茂从腰里掏出两颗手榴弹，猛然从灌木丛内跳出来。

埋伏在灌木丛中的游击队員們，一个个像被弹簧狠狠地弹了一下似的，紛紛从灌木丛内跳出来。突然，一陣步枪、机枪、手榴弹响声从对面的半山坡传来。

叶永茂立即煞住了脚步，惊奇地向公路上瞅着。

公路上，硝烟弥漫，两辆十輪卡車已横在那儿不动弹了，十几个奇装异服的人正在攻打汽車。

山坡上，叶永茂木然站在那儿，他身后的游击队員們都怒冲冲地挤过来嚷着。

“見鬼，誰截了我們的埋伏？”

“怎么吃进去，叫他怎么吐出来！”

“别是自己人吧？”

叶永茂仍然一声不响，他十分納悶地眯縫着眼睛死盯着公路。

公路。在被劫的两辆軍用卡車上，一些打扮得軍不像軍、民不像民的人正紧张地搬卸車上的枪枝弹药等物

資。

汽車旁边的草地上，規規矩矩坐着六、七个衣帽不整、滿臉烏黑的国民党士兵。他們神情紧张地在听对面的馬龙的訓話。

馬龙現在十分神气。他已換上了由黑料夹大衫剪成的斜襟短袄，腰束一条寬寬的皮帶，上粗下細的裹腿犹如两根倒立的棒槌，特別突出的是头上那頂拴帶的高貴礼帽。他极度严肃地倒背着双手，八叉着腿，一板一眼地对俘虏們說：“咱們是冤仇宜解不宜結，啊，只要你們不再給我找麻煩，我全放你們回去，啊……”

这时，忽然从汽車上传来一声女人的哭叫，打断了馬龙的訓話。

馬龙扭头看看汽車，就皺着眉头走过去。只見一个妖冶的女人，怀抱着皮箱，正紅着脸从司机楼里爬下来。

馬龙生气地站在司机楼下边，用拳头使劲地擂着铁板，高声喊叫：“誰？下来！”

刁飞虎赶快从司机楼里钻出来，立正站在馬龙跟前，嘻皮笑脸地說：“我……”

馬龙强压着火气，低低地說：“老三，你是参謀长，这样怎么带兵？”

刁飞虎收敛了笑容，站在那儿一声不响，一动不动。

馬龙忿忿地回到他刚才訓話的地方，迁怒地对俘虏們吼着：“那个婆娘是干什么的？”

“团长太太。”俘虏中有人低声回答。

馬龙厌恶地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然后把手一扬：

“都給我滾！”

俘虏們都吓得一下站起来了，那个妖冶的女人也害怕地躲到俘虏群中。稍頃，一个俘虏畏畏縮縮站出来問：

“官长，你們是……”

“噢？”馬龙警觉地把眼一瞪，“你想偵察我們？”

“不，不是那个意思。”俘虏兵赶快否认，馬上又献媚地說：“回去总得向上司有个交代。”

馬龙把胸脯一拍：“你就說是共产党干的，不服气尽管来！”

“哎呀，媽呀！”刚問話的俘虏，紧张地瞧瞧他那些吃惊的伙伴，最后又勉强地笑笑对馬龙說：

“我們知道共产党优待俘虏，可是……东江纵队不早就开走了么？”

“哼！那还不兴再回来！”馬龙得意地向俘虏們揮揮手，正在这时候，一只大手从側后落在他的肩膀上，馬龙生气地轉过身去。

原来是叶永茂站在馬龙的对面，他面孔板得紧繃繃地盯着馬龙問：“哪个共产党？”

“規矩点！”馬龙維護尊嚴地把叶永茂的手从肩上推开，并指着叶永茂腰里掖着的手榴彈說：“跟我說話，先把这俩家伙交出来！”

“两个不嫌少？”叶永茂拍拍手榴弹，又扭身指指公路旁边突出的山坡說：“那里还有，一块給你？”

馬龙抬头一看，游击队已经占領了斜对面的突出山坡，正居高临下地控制着公路。

“这吓唬不住我。”馬龙冷冷一笑，又傲慢地对叶永茂說：“想分点东西就老实点。”

“沒有那个意思。”叶永茂摇摇头。

“那好。”馬龙慷慨地指指汽車，“我拿剩下的都归你。”

叶永茂轻蔑地翻了馬龙一眼說：“你鬧錯了，誰稀罕你那点东西！”

“那你想全要？”馬龙显然誤会了，他发火地向汽車方面高叫：

“参謀长！”

“大哥，大哥！”刁飞虎提着手枪，气吁吁地跑到馬龙跟前，他指指叶永茂和游击队所在的山坡：“这小子們是干什么？”

“你不用管，把机枪班拉上来！”馬龙指指公路旁的土丘。

“是！”刁飞虎应声跑去。

“你更吓唬不住我。”叶永茂对馬龙冷笑笑，然后又指指跟前的俘虏，“这儿人太杂，换个地方談談！”

“可以！”馬龙不在乎地引着叶永茂向他們占据着的方向走着。刚走了几步，又轉向在土丘上架机枪的李登

高吆喝着：

“瞄准監視他們！”

“是！”李登高“嘩啦”一聲頂上子彈，探身向游擊隊員們高喊：

“小子們，規矩點，要不我可要嘟嘟你們哪！”

山坡上。游擊隊員們一個個氣得咬牙切齒。其中一個抱地雷的小伙子沉不住氣了，他雙手舉着地雷就跳起來了。但馬上又被另一個人示意按倒了。

馬龍和葉永茂已站在又一處架着機槍的小高地下邊。高地上，刁飛虎站在機槍旁邊嚴陣以待。

葉永茂根本不理睬馬龍這種威脅。他氣勢汹汹地質問馬龍：“你到底是共產黨哪一部分？”

“這是軍事秘密。”馬龍狡猾地回答。

“什麼秘密？”葉永茂卑視地掃了馬龍一眼，大聲揭露地說：“明明是作賊心虛不敢說！”

“不敢說？”馬龍好像被傷了自尊，他面不改色地大聲說：“共產黨的別動隊，你敢怎麼樣？”

“別動隊？”葉永茂可真火了，他惱怒地一把揪住馬龍，十分反感地叫着：“你別糟踏共產黨！”

馬龍陡然楞住了，他不由己地從上到下仔細打量了葉永茂一番，然後又平心靜氣地小聲問道：“你？你是哪一部分？”

“共產黨的游擊隊。”葉永茂沒好氣地回答。

“不是撤到北边去了么？”馬龙更加认真地盯着叶永茂問。

“那还不兴再回来！”叶永茂也盯着馬龙更沒好气地回答。

馬龙忽然不再說話了，他急掙脫拉着他的叶永茂，轉身登上架着机枪的小高地。

叶永茂不放松地跟过来，当他刚走到小高地下边时，高地上的刁飞虎陡然一拉枪栓，大声喝道：“站住！”

叶永茂只好停步在小高地下边。

高地上，馬龙貼着刁飞虎的耳朵小声吩咐：“馬上集合队伍轉移下山。”

“为什么？”刁飞虎不明白地看着馬龙。

“真的回来了！”馬龙向高地下边的叶永茂指了指。

“那干掉他們！”刁飞虎一下跳起来，但，立即又被馬龙抓住。

“强龙不压地头蛇，轉移！”馬龙严厉地向刁飞虎使了个眼色。刁飞虎服从地跳下小高地。馬龙慢慢直起腰来，笑嘻嘻地指着叶永茂說：

“咳，这年头就是共产党吃香，我知道你們是冒牌貨。”

“誰是冒牌貨？”叶永茂更是气上加气，他正要冲向高地，此时，在他身后响起了一陣杂乱的脚步声，他急轉身探視。

馬龙的队伍正一伙一伙地扛着新繳来的枪枝、弹药等胜利品，嘻嘻哈哈地向小高地后边跑去。

叶永茂既眼馋，又窝火。他轉向高地上的馬龙，大声嚷着：“敢不敢把名字留下？”

“这也是机密。”馬龙嘲弄地向叶永茂挤挤眼睛。

叶永茂簡直被气矇了，他憋了好半天，才从嘴里狠狠地挤出两个字：“土匪！”

“土匪有这么大的气派？”馬龙不在乎地笑笑。然后又远指着汽車的方向，对叶永茂奚落地說：“汽車、洋面、俘虜統归你們。”

“还有，”刁飞虎湊熱鬧地从高地后边钻出来，向叶永茂挤眉弄眼地說：“那个长头发的官太太也算賞給你們啦！”

他們哈哈大笑地退下高地彼面，不見了。

叶永茂气极地冲上高地。他晃着捏得紧紧的拳头，狠狠地向馬龙背影高喊：“別得意，总有一天我会收拾你們的！”

《大兴报》的广告栏里，出現了馬龙半身免冠照像，下款附有“通緝逃兵馬龙”的鉛体大字。

“是他么？”什么人指着照像溫和地問。

“就是他！司令員同志。”叶永茂分外眼紅地跳起来，向司令員喃喃地請求道：“我要求你批准我，把这家